

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解读《李尔王》的身份认同

巴冬晴

(西华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作为英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戏剧作品,其中更是以四大悲剧为甚。《李尔王》作为四大悲剧之一,叙述了年事已高的李尔王意欲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面貌。长久以来,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文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但少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镜像阶段理论”作为拉康理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自我形成的重要依据。本文以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为支撑点,旨在从“他者”角度解读李尔王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而找回李尔王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镜像阶段理论; 他者; 李尔王, 身份认同

DOI: 10.12373/xdhjy.2022.03.4594

身份是指“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之间被意识到的联系”。身份认同则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

被誉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最宏伟”的《李尔王》创作于17世纪初期,它充分暴露了“个人自身、家庭、国家甚至宇宙内部蔓延着的动乱,解释了世界、国家、家庭三者之间存在的危机。”年事已高的老国王李尔王意欲把国土分给他的三个女儿,口蜜腹剑的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通过花言巧语赢得宠信进而瓜分了国土,相反正直善良的小女儿考狄利娅却因不愿阿谀奉承而一无所得。在权力、财产、土地全部分给两位长女以后,李尔瞬间跌落到贫民的位置,在两位长女的家中遭到多次虐待,最后落得个被逐出家门的悲惨结局。

究其来看,李尔王悲剧的个人因素在于其身份认同中的混淆性。一方面作为父亲,昏庸暴戾与失去理性的性格导致了李尔认知的差异。他希望退位后获得子女对父亲天经地义的敬奉,因此居然将国家作为奖赏来测试三个女儿对自己的孝心,做出了谁最能表白对他的热爱谁就会得到国土和继承权的荒诞行为。另一方面作为君王,他独断专制、唯我独尊,习惯于臣仆们的顺从奉迎、阿谀谄媚,自认为“浑身上下都是君王:我只要一瞪眼睛,我的臣子就要吓得发抖。”正是这两种身份的混淆导致他对子女有爱的要求,但在表示爱时又不能摆脱君王的专横和权威的控制。对女儿如同对臣仆,以她们的邀宠献媚和曲意奉承的程度来决定分给他们财产以及权势的多寡,种种昏庸之举也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一、镜像阶段理论

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发表于1949年苏黎世第16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上的著名论文“镜像阶段(mirror stage)”(全称:“来自精神分析经验的作为‘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像阶段”)历来受到众多批评家的重视。很多人认为,这篇论文是拉康整个

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如果没有拉康的镜像理论,就不会有拉康后来完整的学说。所谓“镜像阶段”是指6-18月的儿童逐步能够在镜中辨认自己的形象,并把自己真实的身体和镜中自我相匹配,从而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体可以处于不同的层次:首先,婴儿见到镜中的自我并将它认同成一个现实存在物,但尚不能区分镜中自我与自己及他人的差别;其次,婴儿发现镜像不是物体,而是他人的影像,他能够区分影像与他人及他人的现实性,但不能区分自己与自己的镜像;最后,婴儿认同镜中的自我,确认自己身体和身份的统一性。

作为后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拉康运用“镜像阶段理论”从不同视角建构主体,同时引入了“他者”的概念,用“他者”来解构主体,从而为主体和身份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拉康在镜像理论中提出了“他者”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小他者(other)”和“大他者(Other)”。“小他者”是最初镜子中虚幻的“我”的影像,随后则是父母、朋友和周围人对“我”实施的行为和语言。与之相对,“大他者”是一个更加宏观和抽象的概念,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象征体系符号,具体来说,可以是某种社会制度、文化影响或者社会需求。与此同时,拉康把人的主体性分为三个层次:“想象界(the Imaginary Order)”“象征界(the Symbolic Order)”和“实在界(the Real Order)”,也正是通过镜子作为外部媒介,自我与镜中影像的关系由此构成“想象界”的范围,人类也正是从作为“想象界”开端的镜中自我开始进入到社会中的“我”。“镜像阶段”随着婴儿在镜子面前肢体动作的增加,他们开始将镜像与自身联系起来,看到了自己的统一影像,并逐渐发现自己的肢体原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于是将镜中的形象误认为是自己。正是在与“镜像”的不断比照中,婴儿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也就开始了真正的成人过程。

其实,拉康的镜像理论并非只针对儿童,它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中的人。人的自我感知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相反,它包含着不属于自我的社会的因素。也就是说,人对自我的认同不是全部来源于自己,绝大部分是从他人以及社会中获得的,而这也为拉

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二、李尔王的身份认同

根据拉康的理论,说话的主体发展顺序可以分为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性界。这其中个体对自身的认识是由他人的目光之镜,社会的制度之镜来间接实现的,这两者正好与拉康理论学说的“小他者”和“大他者”相对应。目光之镜指代他人对主体成长所产生的影响,制度之境指代当时英国社会的一种风气制度。正如拉康所言,“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在想象界,李尔王是很自恋的,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君主,他随时随地都被周遭的人阿谀奉承,在他看来,自己所建立的自我是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非常伟大的人物形象。按照拉康的说法,从镜像期起,一种从“他者”那里获取认同的欲望就开始了。在婴儿那里表现为要求永远无条件获取母亲爱抚的渴望,在母亲的目光里获得满足与平静。在俄狄浦斯期,这种认同的渴望表达为父母的赞扬或者同伴的信赖。因此,当李尔王决定根据女儿对自己的孝心来瓜分土地时,他的内心是抱有幻想的,他希望所有人崇拜他、仰慕他,不能做出丝毫违背他意志的举动,否则就是与他建立的王权相悖,真正与他为敌。也正是想象界中自我身份的混淆,导致李尔王被表象蒙蔽了双眼,以致沉溺于自我想象的“乌托邦”世界中——“父亲,我对您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我爱您胜过自己的眼睛,整个的空间和广大的自由;超越一切可以估价的贵重稀有的事物,不亚于赋有淑德、健康、美貌和柴誉的生命,不曾有一个儿女这样爱过他的父亲,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他的儿女所爱;这一种爱可以使唇舌无能为力,辨才失去效用;我爱你是不可以数量计算的。”同样,李尔王要求小女儿考狄利娅也用美好的语言来形容她对自己的爱。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考狄利娅却只是说了句“没有”。这和前面两位姐姐的精彩言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也就因此惹怒了李尔王。

李尔:有什么话,可以换到一份比你的两个姊妹更富庶的土地。

考狄利娅:我没有话说。

李尔:没有?

考狄利娅:没有。

李尔:怎么,考狄利娅!把你的话修正修正,否则你要毁坏你自己的命运了。

面对着父亲的现实威胁,考狄利娅不为所动,她坚持认为,对父亲只有恪尽自己的责任,服从他,爱他,敬重他。在她看来,姐姐们说要用整个心来爱,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嫁人呢?嫁人就意味着丈夫将会得到妻子一半的爱,一半的关心和责任。所以她不愿讲违心的话。于是,李尔取消了考狄利娅所有的财产继承权,并把自己的威力、特权和一切君主的尊严都给了高纳里尔和里根两位女儿,自己只保留一百名骑士,在两个女儿家里按月轮流居住,由她们负责供养。除了国王的名义和尊号外,所有的行政大权、国库收入和大小事务处理,完全交给两个女儿处理。而小女儿考狄利娅只因没能说出她父亲所希望听到的话,便一瞬间从父

王眼中的珍宝,曾被认为最好、最心爱的女儿一瞬间变成了天地所不容的人,并被剥夺了家产的继承权。这时大臣肯特直言极谏,认为这样做不妥,要求李尔王收回这种鲁莽灭裂的成命。李尔却威胁道:“肯特,你要是想活命赶快闭上你的嘴。”

按照拉康的理论,自我一旦形成,就会以想象关系的形式走向外界,而“他者”便是想象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另一极。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他者”不是自我的认识对象,而是自我里比多投注的对象,是自我自恋认同的对象。对于自我与“他者”的这一自恋关系,拉康这样概括道:“事实上,在任何自恋关系中,自我就是‘他者’,而‘他者’就是自我。”其实,并不是考狄利娅有什么实际不恭敬的行为触犯了李尔,而是她所遵循的心口合一原则与李尔想象界中的镜像形象相违背,才会遭到如此不公的待遇。说实话的小女儿考狄利娅嫁给法兰西王且并没有带一分钱的嫁妆,而李尔也在把权力和国土分给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之后方才发现了她们的真面目。高纳里尔和里根作为拉康镜像理论的“他者”,是她们让李尔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睁开眼睛认识真相——当李尔王愤怒地离开高纳里尔家转而去里根家后,让他想不到的是,里根同样拒绝了他。她告诉李尔“啊,父亲!您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没有多少日子了…您应该明白您是一个衰弱的老人,一切只好将就点。”也正是这个过程,李尔通过外在的镜像由想象界步入了象征界。正如拉康所言,“呈现在镜中的运动和反射在镜中的周围环境”,其中包括呈现在镜中婴儿自己的身体及周围的人与物,都是反向形象,而任何反向形象都不可能与自身完全重合一致,因此婴儿经历的和感受到的是“虚拟集合体与在镜中被复制的现实的现实关系”。

三、结语

在《李尔王》中,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李尔不仅享有父亲和国王的双重身份,而且导致悲剧的不是他的父亲身份,而是他的国王身份。正如镜像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李尔: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李尔本人,另一个是在高纳里尔、里根、考狄利娅、肯特眼中的国王李尔。其实,镜像自我是在特定时期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产物。父亲身份的李尔在国王身份的李尔的包装下不得不维护着“真实自我”和“镜中自我”的认同,剥夺它,就等于弱化“真实自我”和“镜像”的认同,也就最终导致了李尔身份的混淆,并最终以悲剧收场。

参考文献:

- [1] 李毅.自我认识的局限——论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5):97-101+235.
- [2] 梁俊青.论李尔王性格的发展(英文)[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09(05):44-45.
- [3] 李静.迷失的“自我”——拉康镜像理论之维下的自我建构[J].名作欣赏,2021(21):124-126.